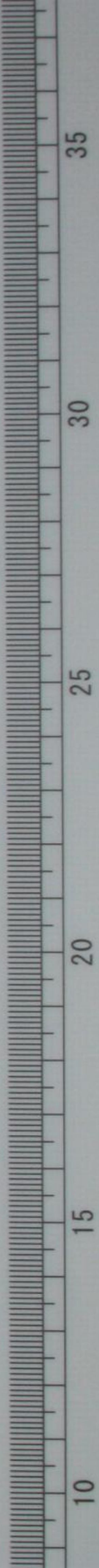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十一

113
887
8



413
號 887
卷 8

筆記詩集傳卷十一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二桑扈首章

天正十五年二月
仙文部氏寄贈



欽按爾雅桑扈竊脂兩出。一與鳩鷄剖葦對言。一在九扈中。集傳小宛既從前條郭注。而此傳則無說。其九扈條郭亦不言。與先出者異。埤雅辨其異云。桑扈蓋一名而二種。爾雅釋鳥謂桑扈竊脂。鳩鷄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翮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翮與頰皆有文章者是也。率場啄粟。正以其性。

之竊者言之也。免之竊脂言淺白也。說見中李時珍曰：鷹鳥按

俗云麻也處，山林有之，大如鵠，鴉蒼褐色，有黃斑點，好食粟。

請云：交、桑扈，有寫其羽是矣。其背啄微曲，而厚壯，光室或

淺黃淺白，或淺青淺黑，或淺玄淺丹，扈類有九種，皆以啄色

聲音別之，非謂毛色也。○娘孃云：以桑扈交飛而有文，與君

子樂昏而獲福，是因其在燕而指其樂易之，可見者稱之受

祐，即本樂昏來，祐須宜廣說。○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詞，

狀亦寓期望戒勵之意。

交、桑扈二章

古義云：屏，小墻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娘孃云：屏如

扶弱抑強，治亂持危，能為小國之藩衛，使無外侮之患焉。但

玩注能為二字，却是未狀事，故願其如此。○記王制：千里之

外，十國以為建；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

之屏之翰三章

古義云二之猶是也

說約云：按之屏之翰，蓋承上猶云萬邦

之屏，萬邦之翰也。其假樂之綱之純一例，但為法非法，其屏

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也。疏義云：有以扞衛之則

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此，不伐其功，狀後可受其

福也。○翰解毛傳一說疑問云：翰字與幹字別，翰羽翰也，屏

可為藩蔽者，翰可為捍禦者。

兕觥其觶卒章

疑問云旨酒非柔而當飲旨酒時燕笑語兮賓主之情以柔
款勝故旨酒亦云狀古義云彼諸侯也○婦孺云首二句
一直看重匪教上見謹慎自持也彼交自燕飲交酢言非
謂禮儀笑語間總形干載維之心也夫有是敬德以居寵則
忠敬自無所不通我不求福而福若及求我矣萬福亦就
天說

鴛鴦于飛首章

鴛鴦解毛傳崔豹古今注鴛鴦鳥類也雄雌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爾雅翼云鴛鴦歸藏曰有鳧

鴛鴦有雁鵠鵝蓋鳧屬雄名為鴛雌名為鴦水鳥之類多相
匹偶好以頸相唯此雌雄尤甚其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頸
戴白長毛垂之至尾翅皆黑今婦人閨房中飾以鴛鴦黃
赤五采首有纓者皆鴻鵠耳狀鴻鵠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
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戲亭幽謂鴻鵠也李時珍曰
鴛鴦棲于土穴中大如小鴨其質杏黃有文采紅頭翠鬣黑
尾紅掌頸有白毛垂之至尾交頭而卧其交不再按今鳧
之一種俗呼且葛弁者近之○鴻鵠本草拾遺云形小如鴨
毛有五采首有纓尾有毛如船舵形李時珍曰其形大于鴛
鴦而色多紫亦好並游按此今云恩矣毒利○孔疏云羅

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通解云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一說疏義云鴛鴦不飛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娘嬾云宜字自福祿就我言猶相宜適當之謂即是福祿宜君子也萬年只是一箇久意不作壽說蓋福祿為人君之固有者是已狀的萬年是未狀的故以是祝之。

鴛鴦在梁二章

娘嬾云以鴛鴦得所依興君子宜遐福遐字訓遠久遠是周遍廣濶有可大意久是深意永有可久意此宜字自我享福祿言即謂君子宜遐福也古義云不祿者奉福可以兼祿也。

乘馬在廐三章卒章

摧秣解毛傳釋之云摧莖芻也秣穀飼馬也古義云摧之所以為莖者以摧通作挫說文解挫為摧是也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予之穀言愛國用也。○娘嬾云以乘馬人之所養所安興君子亦天之所養所安。

後語 乘廐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敕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出輔說

○有頌者弁首章

弁解毛傳孔疏云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祭服章弁即戎冠弁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故知皮弁也○蕙解從陸疏毛傳說文皆以蕙為寄生訓翁毒利幾又云甫翁狀後之說者形狀皆與陸氏不同所謂當盧亦未審其為何者本草寄生一名寓木一名完童李時珍曰寄生高者二三尺其葉圓而微尖厚而柔面青而光澤背淡紫而有茸按鄭樵通志云寄生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名蕙小者曰女蘿欒按今所見寓木止一種生老樹上莖葉俱似紫荊六月開細白花如小角子一梗兩萼等上着微白葉未見其有結子者○女蘿解亦從陸疏欒按

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云蒙五女郭注云蒙即唐女蘿別名集解從毛傳以女蘿為菟絲而未陸疏菟絲之解附之狀二者非一種也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埤雅云蕙是松栢上寄生女蘿是松上浮蔓通志言寄生有二種大曰蕙小曰女蘿爾雅翼引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絲菟絲也則是在物陸機亦云今菟絲蔓連草生正黃赤如金藥中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枝正青與菟子殊異以予考之誠狀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之青而長如帶也據此諸說女蘿是樹上寓蔓似菟絲者未能實驗菟絲訓程奈矣加圖刺今人皆識之但其蔓色

隨所依樹草不同非唯黃赤也。○娵嬛云六句分上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其因而欲其相親也。○疏義云皮弁上下通服共燕之人皆可服也。說約云實維伊何共豈伊異人是雙唱起在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聲相應似興耳。○娵嬛云未見四句本葛蘿二句來重既見上弁言憂心飄薄無所依也說懌者得叙天倫之樂而式飲式食親之情以篤也。庶幾喜幸之詞未見既見與他處不同當以未宴既宴說。○注薄大金泊博二音。○說約云注依附貼葛蘿纏綿貼蘿。

有頌者弁二章

毛傳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娵嬛云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若不以此憂之所以盛滿今天倫之樂既叙天下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減。

有頌者弁卒章

說文霰爾雅作寬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娵嬛云上六句賦其事以起興燕惟至親下喻時之難得而著情之當盡也雨雪二句是主人自謂非兄弟甥舅言也如字即若字意與先字相呼末二句要味一維字見自宴而外凡生前之可憂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焉耳。○朱氏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死其死矣他人入室

辭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間關車之牽兮首章

婦嬖云此追叙未見時光景上四句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預道得見而喜之情也古義云式發語聲○婦嬖云德音來括見非情欲之感就成內治上說末二句是未見時說話要得追叙意蓋人情惟好友最相樂故特借來形容之燕而且喜依稀友之樂之風

依彼平林二章

毛傳云平林木之在平地者也○爾雅鷓雉鷓山雉也邢

疏云今俗呼山雞是也

訓命麻

陸疏云鷓微小千翟也走而

且鳴音鷓狀其色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

上聚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埤雅云薛綜曰

雉之健者為鷓尾長六尺字說云鷓字从喬尾長而走且鳴

則其首尾喬如也蕪頌曰伊洛江淮間一種雉小而尾長者

為山雞李時珍曰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鷓雉也又曰大者

為鷓欽按陸氏言鷓小千翟可疑蕪李並謂大為鷓小為鷓

恐是也○婦嬖云上四句是既至而慰己之望下表己好德

之情也鷓來集林女來教己皆可喜者故以為興曰辰者婚

姻以時也令德來教其上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

此則視其實有是德矣。來教須是相內治。終一段教誨好說話。如鷄鳴勸勉是也。式燕是燕飲。儀及乎物也。譽是稱道其有令德。情見乎詞也。通解云。碩字亦自德上見之。○諸類云。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狀。且來。尚來。然尋得。

雖無旨酒三章

卿嬖云。總是言已無可樂。而冀其盡情以相樂也。雖無字。不是謙詞。相樂之情。為之極其形容耳。一說通解云。式飲是合。而飲也。式食是同牢。而食也。切新昏意。○亦帖云。庶幾冀之之詞。一說疑問云。庶幾云者。若曰。式燕式食。庶乎少見予之意云爾。○卿嬖云。雖無。與汝以健。賴相承說。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

陟彼高岡四章

說約云。是以四句興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別一體也。娘嬖云。折薪而其葉潛。所得副。所求矣。故以興。所見有以副思之意。○詩緝錢氏曰。鮮。若有也。我見若雨者。詳通解云。鮮。遺亦承德上說。

高山仰止卒章

說約云。此章以二句興四句。又一體也。古義云。言山維高。則人共瞻望而仰。彼培塿矣。仰焉。大道之燦狀。可見者。人則共

往來而行之。彼邪徑奚行焉。深譽之所以痛斥彼也。柳塘云。山之高者。可仰而陟其巔。路之大者。可行而詣其極。輿馬服御。良可迎季女而慰其心。四牡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事觀爾二句。是成禮之後。即次章以下事。故曰。奉其始終而謂狀觀爾句。要補令德來教意。故末句云。慰心見有以寫飢渴之心。而遂燕樂之情也。○表記鄭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為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狀讀者能如此。則能有有於己矣。過時而學者。可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營：青蠅首章

古義云。青蠅與蒼蠅異種。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陸佃云。蒼蠅善亂色。青蠅善亂色。故詩以青蠅刺讒。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懷蛆常利。喜暖而惡寒。○孔疏云。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是為藩之物。○說約云。此章上二句。主終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別是一項營。○既主飛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比意正以認清一路為直耳。往

來或麾去後來却無礙止藩鄭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陳氏曰謬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謬言也

營之青蠅二章卒章

卿嬖云此以青蠅對謬人故屬興古義云罔極謂深遠變幻無所底極人罔極則其言亦罔極矣交亂者交構以成亂婦嬖云交亂四國如肆其譽言鼓天下群是之肆其毀言鼓天下羣非之也構即構煽之構合二人而構煽之令君臣猜疑上下携二把他的好惡都合處分散鄧元錫云交亂四國造亂罔大也構我二人靡親不離也罔極也

合二人以下
與朱傳不合

賓之初筵首章

劉氏曰此章乃言人君燕射古義云燕射者謂勞使臣若與群臣飲酒而射也又云賓射燕射因饗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祭而射意主于擇士飲酒特其中之儀節耳○孔疏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席通也左右丘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孔偕卿嬖云此時飲酒只三爵孔偕謂肅敬齊一也○孔疏引燕禮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遷樂于下出卿射禮○卿嬖云禮賓主一獻一酢主人又酌以醕賓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時方舉所奠之酬爵故曰舉酬劉氏曰往來者東西交錯也○天子熊

侯以下至庶豕鄉射禮文鄭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
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庶豕
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
數也○天子侯以下亦出鄉射鄭注劉氏曰凡侯有中其身
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共折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
幅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
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
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
廣六尺禮書曰大射之侯棲鵠廣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
獸以象正鵠而已○凡射張侯以下亦出鄉射禮注云綱持

于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禮書云持者者綱也籠綱者縵也

說文云綱持細紐也

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

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孔疏云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
弓之物連言之耳○比其耦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者乃登射各委其發矢中的之功
孔疏云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能中是呈奏已能故獻為奏
也一說古義云按大射儀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以磬壺宮高為節奏也此即所謂獻爾發功者也○孔疏云
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
大小又韻會引荀子質的張而引矢至焉楊倞注云質射侯

也的正鵠也。狀則毛以的為質者誤矣。○鄉射儀卒射司射命設豐筯子奉豐弁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筯子洗觶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于豐下。注云豐形蓋似豆而卑。疏義云觶爵爵也。韓詩說云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敬。總名曰爵。○通解云此云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而飲者無多盃何繇致醉畢竟見善者也。故悔者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鄉壞云初筵六句是未射時事。鍾鼓二句是將射時事。大侯以下。是始射時事。一射而三飲酒知得此意則孔偕舉疇祈爵只墨之說來逸之往來有序。此兼象安閑態度雍容意。○大射禮止射既發挾矢而下射。拾發以將乘矢。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一說古義云發矢于彼侯而有中其的者則將以此求爾之飲此爵也。○劉氏曰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籥舞笙鼓二章

古義云烈本火猛以功之光而感者似之。故爾雅又訓為業也。烈祖孔云功烈之祖也。○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三獻之後亦

有二人洗解酌獻之禮。○孔疏云，佐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禮衆賓長為加爵注云，獻禮既成，多之為加也。○記文出明堂位注云，崇高也。為高站抗所受圭奠于上焉。○鄉嬛云，此言祭飲之善，篇舞七句意原不重祭，特以引起祭而飲耳。子孫之獻尸，賓客之獻尸而奏能奏時，總見飲不至亂之意。通解云，注中始字不重。○鄉嬛云，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矣。言笙鼓則八音可統。故承之日樂既和，奏無衍烈，祖以樂之聲容節奏，直與禮之登降上下相依，故曰治。百禮兼禮文禮物者，既至者無一之不周，正是統言百禮之規模廣大。林是方言百禮之品節詳明，只是上既至意，非有兩層。錫純嘏，總承禮樂說。湛樂言子孫歡忻去洗解，獻尸各奏其能事，獻尸以酢而遂卒爵，此見子孫之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賓載三句，不平賓手挹酒以進之尸，而室人又為賓再酌以加滿之，是酌此康休之爵以行時祭之禮，作一氣說下。賓獻尸而尸飲卒三尸酢賓而賓飲卒一，此見賓客之與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合親疎無一人不飲而亦無一人不善於飲，凡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善，又何過乎。

賓之初筵三章

疏義云，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說約云，此章二句亦無酌

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卿嬖云注言凡飲謂非射祭之飲故再以賓之初筵說起。溫其恭氣溫而顏恭一舉下舍其坐遷二句即帶在幡。上者抑。慎密口無妄言身無妄動也。悒。媒嬖欲求慎密不可得矣。秩者常禮也。飲者未嘗不知。但麴蘖迷心則不知矣。孔疏云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一說疑問云反。與幡對反。者收斂而入於內也。幡者翻蕩而逸於外也。抑。與悒對抑。者退讓以明其禮也。悒者縱放以踰其防也。○總注出莊子云以禮飲酒者始乎治而常卒乎亂。又古義引孔云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蔡汝南曰武王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過于和易而能悔者也。

賓既醉四章

古義云亂我籩豆此因屢舞傲。而亂及籩豆二句當合看。非西事也。卿嬖云載號載呶言語不謹。亂籩豆舞傲。容止不端不知其郵。雙承上言動之失。側弁之俄首容不直。屢舞。儀。狂縱不止。以上更甚。輔氏曰傲。比僂。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儀。則又甚矣。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古義云既醉以下。是嘆悔之辭。卿嬖云受福比他處不同。賓能

節飲此彰主之能善是燕故曰並受福其伐德就喪威儀言此
他處之德亦不同孔喜是甚得飲酒正禮而不流于沈湎也
今儀即上文反之抑之等意此須有揆点工夫在言令儀正
塊伐德者

凡此飲酒卒章

呂記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御史在
後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
也或立之史即御史也亦帖云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
書相為副貳故曰佐呂記曰式是發詞也○疑問引記玉藻
云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洒如也也一爵而言斯禮也三

爵而油油以退此玉爵之出處○婦嬖云總是防醉者之過
而陳教戒之詞式勿以下本上文取來都是不醉者意中
事耳醉者之放縱病根在一怠字補自斂飭必不至此夫飲
酒喪儀固非而妄言得過于人尤甚故此又揭出言語以戒
之言自言與人二勿字乃禁止意由醉之言兼言語說三爵
不識只蒙本文言語說不必入喪儀刑敬多又溪致叮嚀之
意○一說鍾伯敬曰古人造酒原為燕饗祭祀而設故從射
祭祀起文甚典則後三章仍以賓之初筵說起似亦承射祭
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燕禮法之飲其失
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為戒不然首章竟所謂後三章又

不相蒙

○魚在在藻全章

婦嬖云通章是美其居建極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三平看無淺深以王在鎬京為主見王業不偏安有居重馭輕之意○古義云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婦嬖云首章以物得所生而遂其性興王寓所都而適其情豈樂飲酒一串說末章以魚得所依興王安所處也那居須廣說不必拘燕時講凡萬國朝宗四夷服王恭色正南面皆是○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高而意別切矣

○采芣采芣首章

周禮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性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朱欽婁頰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而九就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七成○玄哀解鄭箋孔疏云玉藻龍卷注云卷字或作衰狀則以龍首卷狀謂之衰龍衰是龍之狀也黼說文云白與黑相次周禮疏云斧謂之黼盖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說約云九章初一日龍而八黼九黻玄衰及黼者奉始去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狀不曰黻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欽按周制以下出同服職衰冕謂衣首衰龍而戴冕也據阮義云驚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驚冕古義云按

古者天子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為大常服
九章而稍變其序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王九
章公示九章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鷩赤雉也
雉又名華蟲獸之細毛名毳鄭玄以毳畫虎雉謂宗彝也疏
義云孤御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締繡也古義云粉米不可畫
之物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締名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
刺黼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冕者
首飾尊也旒數異制而冕名共之古義云衣法天天色玄裳法地地色
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色赤黃相兼即纁色也○疑
問云朱菽必盛之建宮也來朝而可無錫予乎此詩人以興
意鄭據云興至四角止何錫予之是擬議之詞○疑問云雖
無予之四句口氣若吾於君子之來朝也錫賚之心豈有窮
乎狀而車馬服物有定數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可將也又何
予之玄裳及黼可異自此以外有不可以濫占者其能愜吾
心也乎哉此總見物不能盡志意○陳氏曰上公九章其服
用袞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錫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尊者
耳

藏沛檻泉二章

爾雅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爾雅芥訓雪利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芥菜本華一名水英○

卿嬭云此叙始來朝時觀其儀而喜其至興至四句止以言
字其字相呼為興一說古義云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
之來朝亦有儀從可觀也○又云見旂聞鸞漸來漸近王氏
曰噤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卿嬭云車行則旂見馬
動則鸞鳴四馬之中以兩為駟一車之駕以駟為乘只疊
說去末句縱承之

赤芾在股三章

毛傳云邪幅倫也鄭箋云如今行縻也倫束其脛自足至膝
故曰在下孔疏云足謂脚踏也古義或云今之布襪是邪幅
之遺制禮書云諸侯鼓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前後方其

繪火山頸肩純純朝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袒婦
人不用○卿嬭云上三句言入觀之敬下是得君而獲福也
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幅者以此以見其餘耳赤芾以
蔽膝謹拜跪也邪幅以來脛利趨蹌也此二句要見慎重不
苟意○古義云彼彼諸侯也交謂上交于天子卿嬭云匪紆
不專在外而說由外面看透他心事予是許予非首章之錫
予也予之則必有廢美之詞是天子命之也福祿泛言申者
引之于勿替也此皆匪紆所致也樂只是稱呼鄭箋云天子
賜之神則以福祿重之一說古義云福祿申之乃屬望其後
而期之辭

維柞之枝四章

疏義云此以柞葉之盛與君子受福之盛相類云此合下章
俱根匪紆之敬來邦以王朝言萬福攸同就寵受君恩開說
不必泥定車服說平之訓辨治辨則不渚治則不亂就威儀
整齊上言見不獨君子能敬而卿大夫從行者亦以君子之
敬為敬當啟重諸侯上見其宜錫予意

汎汎楊舟卒章

孫炎云紆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卿嬖云亦根匪
紆來楊舟不定必纜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養之而又晚
之皆取理之必狀者為興葵有相象相照之義非揆度題像
之謂已也晚即單厚之義若已錫而復錫者狀優游言彼觀
君本是披衷攄素出於狀非畏威懼罪勉强為之也

○駢之角弓首章

輯錄云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卿嬖云言和
調之角弓張之乃來一馳便去以興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
疎便遠向背之機却與親疎之情相似狀無昏遠者言當情
義相維不得信謔以乖離也信謔字且勿露

爾之遠矣二章

古義云遠字承上章而言下二句只申上二句卿嬖云狀者
狀其所為就意見說做者做其所為就作為說俱就不好一

邊說下數章正蒙此言昏狀昏微

此令兄弟三章

卿嬖云此承昏微來民之善者不變惡者易變其實天下善者常少惡者常多緯裕狀相占之和見得逆來順受有寬容包含景象相瘡狀相煎之急彼以逆來此以逆往不勝責望究至交構成病也當重上不可化以不善意○通解云注中申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四章

古義云此承上章言大凡民情好勝獲前罕有善者彼執其一偏此亦執其一偏誰肯相下云云卿嬖云一方各執一偏之見貴人明責己昏也○欽按下二句承上正說一說卿嬖云亡即指爵位言至於已斯亡猶云至于亡斯已豈倒語也亦帖云已斯亡交傾互軋同歸于盡故曰西人相讓則俱得食西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老馬反為駒五章

講意云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卿嬖云三喻皆終上不讓之意如食宜飽喻其貪黷無厭如酌孔取喻其擢取太甚如食之已多宜其飽矣而反不以為飽配之取已太甚矣而反不以為甚也

毋赫操升木六章

獮解從陸疏毛傳云獮後屬後今作獮孔疏云獮則獮之輩屬非
獮也陸疏云獮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獮長臂者為
獮獮之白腰者為獮胡獮胡後駭捷於獮猴狀則獮後其類
大同故樂託注云獮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又司馬相如賦怪
蜩攫獮顏注云今猱皮為鞍褥者非獮猴也埤雅云猱蓋獮
狢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獮長尾作全俗謂之全線猱
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毯猱甚愛其尾中
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害患也猱一名獮鉞按
獮與猴人多混稱狀柳子厚嘗論其性靜躁仁鴛常相反又
元康北記云獮與獮猴不共山宿柳文亦云獮乃獮之類之長尾
者而非猴屬也○胡氏曰毋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
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卿嬖云君子即二章之所謂爾小人
如獮如蓬即不令之兄弟無良之友也徽訓懿令也長也即
不好諛佞而親睦九族便是與屬則遠者親痛者而怨者平
矣

雨雪灑：七章

卿嬖云式居語詞一說古義云式發語也說約云居：此位
式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屨首屨作屨漢書皆通用不一之辭故
以婁驕為長慢○髦解毛傳孔疏云髦雖在西夷總名也書
牝誓云及庸蜀寇髦微盧彭濮人○卿嬖云上章刺王信謬

以長惡人下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小人讒言日甚驕慢自
處非王長之乎讒人傷害骨肉棄滅禮法中國淪于夷狄非
王^有以教之乎我是用憂世道之日趨也末二句亦重刺王
○有苑者柳首章

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卿嬖云上二句喻已有朝
王之心下因推不朝之故也蹈者威靈可畏有喜怒不常禍
患莫測之意疑問云無自暱是戒辭卿嬖云極謂窮極其欲
以征求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
齊後往周怒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指顯}下席東藩之臣因
齊後至則斲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嬖也^而卒為天下笑故

因齊當
作甲嬰

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案禮云下席言其寢苦
居廬也○輔山曰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欽按此
說可疑亦只是反興耳

有苑者柳二章

卿嬖云近王足以病已故曰無自瘵邁訓過分是取之於常
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
有鳥高飛卒章

卿嬖云興至四句止彼者外之詞怜者即上予極予邁之
意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首章

詩緝云今日士對女而謂男子也。孔疏云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卿嬖云曰彼者便見不同於今了。都士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也。蓋當時賢士皆遁矣。故詩人思得此人以倡萬民也。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

彼都人士二章

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為笠。緇布為冠。俟而節也。孔疏云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古義

云前裳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於舉其十而言之。李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羅氏曰說文緇密也。一說卿嬖云不假鬢髮以為之飾。故見閑雅處。錢按只是謂修飾其髮之精密。不見施功之跡。而如自狀者也。又一說解頤新語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狀。謂不用鬢為高髻之類。

彼都人士三章

琇實孔疏引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卿嬖云謂之云者不謂之尹則謂之吉也。此是活字。不狀豈都城女止此二姓耶。古義云苑以言其思之不己。結以言其思之不解。○馮爾賡曰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有村莊下里意。冕耳琇實謂之

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

彼都人士四章

釋文引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蝟。捷，漢書音義云：舉也。昔義云：言發語辭。○柳媛云：帶是士之身飾，帶之下垂而厲，見有冲和之度也。髮是女之首飾，卷髮有蠶之形，見有整飭之容也。言從之邁，欲与之共遊于文物之盛也。蓋設為得見之喜，以甚不得見之思也。

匪伊垂之卒章

蕭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塌而卷之。昔義云：云何旣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終朝采綠首章

毛傳云：綠，王芻也。楚辭王逸注作菜，爾雅菜，王芻。郭注云：菜，蓀也。今呼鴟脚，蔞，某氏曰：菜，鹿蓀也。爾雅翼云：菜，本草名，蓋

草。訓加義奈，又云：亞矣。唐蔞茶注云：蓋草。今處：平澤溪澗

側皆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荆襄人煮以染黃色，極鮮好。欽按：今此間深黃之草，其苗似蔞，其穗似鴟脚，蔞之

名狀最得其實。本草所注，恐是別一種。又陸疏以木賊誤矣。○西手為菊，從毛傳。曲禮作菊，注同。一說：昔義云：或謂一手為菊，今按

說文訓甸為左手則以為一手者得之詩詁云兩手曰由屈
掌曰甸○古義引季本云為夫將飯有期故汲水沐以待夫
此以方及五日之期言也○一說卿嬖云通詩總是描寫意
中事景中情不作實說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因
夫不在而誰的為容原無心于沐也

終朝采藍二章

古義云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
正字之○爾雅衣蔽前謂之襜郭注云今之蔽膝也一說古
義云今按襜蔽前正當蔽膝之處非蔽膝也○舊說鄭箋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古義云五日六日以幽

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甲之日劍之則甲日為三月六日
為四月也期以三月而取至四月猶未瞻見也今又及采藍
之時則過五月矣是以不禁其憂思之如此也
之子于狩三章卒章

鄭箋云于往也孔云狩者獵之總名古義云言者發語碎禮
記疏云綸如宛轉繩今按常說皆謂合絲為繩謂之綸是也
卿嬖云襲弓室也當是襲以待用也綸理也理其于釣之繩
也襲弓綸繩本非婦職特設言其暇時無往而不占暇之意
○舊說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孔疏云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
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

○芄苢黍苗首章

鄭箋云以陰雨能膏黍苗興召伯能撫行者謝在周南故曰南行悠之就遠行言便有勞苦意勞之者察其飢渴節其勞悴凡撫御綏懷皆是○申伯詳大雅崧高韋昭曰召伯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我任我輦二章

生民篇是任是負箋訓任為抱孔疏云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周禮御師注云輦車執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鄭箋云存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一說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車

也我車我牛駕牛于重載也車也鄭箋云蓋者未定之辭○

柳環云本上章之說來見人心競勸期于事之必集也思敏

輕我字指人言正見人之協力惟恐有負召伯勞之之意凡

我同儕唯是土功既成既期可決也

我徒我御三章

孔疏云旅屬于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天子之卿士諸侯同故有師也古義云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徒御師旅受工役之人言處止也○春秋傳定公四年在傳文

肅之謝功四章

古義云謝中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謝相近銀按鄧州今屬南陽府○古義云師即上章我師之師謂此南行之師衆也○娘孃云此正是叙功于子伯謝功原指城池宮室寢廟門社言下文原隰泉流則又從營謝中抽出大槩言之肅就規模形勢言營之董治之也○疏義云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成娘孃云是撫循後役激勸有方能成營謝之功一說古義云烈是極于趨事之狀

原隰既平卒章

娘孃云此章俱是召伯言謝有成而總之平是其高卑而施疆理使皆可田清是因其形勢而通溝洫使皆可灌總是一套事則寧者有以慰其武南邦保南土樹良翰尊元舅之心也須要繳轉召伯身上方得旨

後語 古義云崧高意重申伯此意重召伯命旨各別

○隰桑有阿首章二章

娘孃云以物之可美興君子之可樂字須根平日愛慕其樂如何形容莫罄也云何不樂言雖欲不樂如之何不樂所謂惡可已也○劉氏曰所謂此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顏威儀之盛亦興善哉此意相類

隰桑有阿三章

卿環云桑惟盛則綠深而似黑與交既合則心孚而難解德音主君子身上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為契合而固結不可解矣○一說古義云言從德曰德音卿環云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如膠漆也古義云下章遐不謂矣正孔膠之實

心孚愛矣卒章

卿環云末氣文氣無斷處宜一串說下愛主平日言詩緝云心孚言由中也說約云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撰儂詞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

日華管二首章

通雅白華野管毛傳云已漚為管孔疏云漚之柔弱異其名謂其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釋文云遠于頤反又如字下同○卿環云各章疊說去全詩俱此體而四六八章是正比餘皆反比各章上二句須將此意挑剔明白不狀則與體矣○亦帖云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卿環云相遠即是獨處此句見他從一不變之意

英：白雲二章

卿環云天運艱難不是申店一已命運壙庶之變開繫宗社但微露其意而不忍顯言欲其完圖耳不猶是不思慮圖謀

而遠絕棄意

滌池北流三章

亦帖云三章及此而暗言之

此下可例推

甘義云嘯歌者既嘯而

後歌傷懷者懷往事而自傷也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謝氏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柳塘云念碩人亦就大倫之變言非區區念寵澤而已

樵彼桑薪四章

孔疏引釋言云燃燧也舍人曰燃燧竈也狀則燧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柳塘云此正此而隱言王之棄賤并使之思念不

已也

鼓鐘斤宮五章

甘義云鼓鐘擊鐘也

孔疏已狀

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

勤王也

有鷺在梁六章

鷺解毛傳

作鷺

說文作鷺鷥一名扶老

古今注禽經

李時珍曰凡

鳥至秋毛脫禿此鳥頭禿如秋鏡又如老人頭童及扶杖之狀故得諸名出南方有大湖泊處其狀如鶴而大青蒼色張翼廣五六尺拳頭高六七尺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項皮方二寸許紅色如鶴頂其喙淡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其喙下

亦有胡袋如鷓鴣狀其足兀如雞黑色性極貪惡能與人闘
好啖魚蛇及鳥雛案飲膳正要云有三種有白者黑者花者
名為胡鷓鴣又案景煥問談云海島鷓鴣即今之充鷓鴣義
云一名舍利魚按蘓說出鄭箋狀鷓鴣食魚少其食穀也雖粟
粒亦不啄其性清白可知矣此詩恐止言二者皆水鳥而鷓
獨失其所耳

鴛鴦在梁七章

柳環云鴛鴦對宿常舒左翼以防外患但夫婦以好合為德
不必以此入講只還他戢左翼戢左翼者言居恒相依不離
其偶以喻一心也

有扁斯匹卒章

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
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配身是己失節亦此章之
意也

後語 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上
事為喻及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
不怒者矣輔氏曰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
言以觀其人則申屈其示賢矣哉○劉忠胤曰周失申屈而
殞於戎衛失蒞姜而燔於狄聖人自華及緜衣終風諸篇以
著旤敗之原非直為怨婦怆際而已

○縣蠻黃鳥全篇

卿嬖云此詩總是託黃鳥說自家心事只順文說去而此意自在首句是詩人叙事之言下則皆感慨期望之意及覆道之也綿蠻其色告勞內又若乞憐丘阿丘中之就不好邊說止字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狀道之云遠勢又不得止矣要者我字正自傷其勞而望援於人也如何者齟齬困頓口亦不能形容其勞也飲食周恤我也教悔指亦我也載之後車振拔我也鄭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卿嬖云不能者勞人力不從心也已不能趨而望人翼之已不能極而望人引之

○潘之瓠葉全篇

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道也○卿嬖云君子自平歌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歌言之非主人自言也義云言者語辭通解云注以是嘗之是字指瓠葉酌而嘗之指酒一說疏義云嘗之云者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鄭箋云凡治免之宜鮮者毛炮之者柔肉炙之乾者燔之朱子曰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後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卿嬖云首章以瓠葉為主後三章以兔首為主見道不必嘉蔬殺不必異饌即此一瓠葉必獻一兔首必獻

此雖主人之謙詞，而意篤情真，歛而後酢，而後醕，非獨行禮之次為狀，亦見誠意綢繆無已也。酢雖屬賓，狀亦重主人致賓之酢上。○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之石全篇

亦帖云：山川悠遠，上句一套事，不宜維其勞，總承險遠觀次。章可見。○柳塘云：不遑出，謂孤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也。○韓詩注云：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犍雅云：說卦坎為豕，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而水畜也。柳塘云：豕為喜雨之

星，而豕又水之精，故月宿畢而雨，豕義云：玩一犍字，是未雨而預料其將雨，以為月離畢，實佳之。若故於月者，狀詩緝云：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蹄者亦汗，今群狀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矣。鉅按本注以豕涉波，月離畢，總為將雨之驗，而張子以上句為既多雨之景，則其義固異矣。未知張子之意，果與嚴緝同否。柳塘云：不遑他矣，尚望制勝哉。

○苔之華全篇

爾雅：苔，陵苔，黃華，蘩，白華，茛，郭注云：苔，華色異，名亦不同，又去，一名陵時，本草云：本草經：紫葳，蘓恭曰：一名凌霄，訓麻加義幾又

呼為爾雅翼云此物雖紫葳而花不紫說約云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奧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者以此与李時珍曰俗謂赤艷曰紫葳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鄭氏曰此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卿嬈云苕菜脆之草其黃其青總無多時比周將亡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即羊瘠留空自可想見其去無羊無蘆之世遠矣故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皆深怨極痛之詞後語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膾菑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將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德地菑索

何草不黃首二章

卿嬈云一章言盡人之力二章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獸待其民抑且獸之不如無非自傷其久役之苦也○說約云第一句只興第二句旁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別轉為一連照下章可見○古義云我征夫雖主我言凡同時行役者皆兼奉之猶云我輩說約云獨為非民只照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謝氏待民如犬馬云以妨下二章

匪兕匪虎末二章

埤雅云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

之所宜。今征夫如也。則可哀矣。○孔疏云。中軍士乘棧車。庶
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鄭注云。蓋
以實字當虛字用耳。一說程良孺云。今人編竹置木。亦謂之
棧。則棧車者。編竹為輿也。疏義云。范狀之。在草莽中。其性
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
順相應也。○疑問云。范氏曰。吾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
至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正此詩之謂也。亦帖云。自莞柳至此。
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矣。狀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
忘周之舊也。故斷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焉。使平王能先
澤舊起。弘宣祖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妾靡不振。

甘自堙沒。良可悼矣。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95